



萃升書院講義詩學

桐城吳闓生

詩學緒言

詩者文章之一體。凡外乎文而言詩，皆不知詩者也。律詩絕句，篇幅雖短，溯其源流，亦自三百篇風騷蛻化而來。而所謂三百篇風騷者，亦斯文之一種，特爲有韻之文而已。故苟不知文，則詩未有能工者也。不知古詩，則律詩未有能工者也。蓋託體雖異，而其分章斷句，脈絡氣勢，開闔頓挫，縱橫變化之法，無一不同。尋流而忘源，捨本而逐末，烏有能當者乎。杜公短律，觀之僅四十字，而其吞吐烟雲，包羅萬象，與其七古大篇，筆勢無異，特縮千里於咫尺，倍見其爲難耳。豈得以小道視之哉？是故有欲學詩者，謹對之曰：請自學文始。有欲學律絕句者，謹對之曰：請自學長古始。

詩文之道無他，一言以斷之曰：取法大家，熟讀多作而已。凡事皆有本原，大家者，近代文學之本原，而六經子史，又唐宋大家之本原也。彼其所以得爲大家，亦自六經子史而來。特既爲一代文宗，則自足爲後世法。吾輩有志於是，固當取大家之所作。

而師法之。不窺大家門戶。而斤斤規摹近代小家。描頭畫角。儼白妃青。自以爲學詩之道在是焉。不亦遠乎。大家維何。曰文則兩司馬。司馬遷固揚雄。韓柳歐蘇曾王下及近代之姚姬傳。曾文正詩則曹植阮籍陶潛謝朓靈運。李杜韓小李杜。李商隱杜牧。游元好問。數家而已。彼其根柢。亦皆植於六經諸子。而發揮其才力。各蔚然爲一代之宗。吾輩於此首當求之。六經子史。言文學者。史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爲限。子則老莊管墨荀韓數家而已。以究其原委。而各大家之精神意氣。淵源宗派。皆不可不肆力研求。以冀有所得焉。此外雖有汗牛充棟之書。徒供瀏覽之資。不必殫心究其奧窪矣。此爲文學言。即爲詩學言。蓋學詩者。最小限度。其淵源門徑。亦必如此。若僅僅尋章摘句。吟風弄月。便自以爲詩人。恐自古詩人成名。無如此之易易也。然照上列門徑。專志學文。而學詩之門徑。即已兼得。不過於經史文家之外。加以漢魏古詩。及曾選十八家詩鈔而已。足矣。故驟觀似覺繁難。爲之實極簡易。然即以曾公詩鈔一編而言。非竭十數年之心力。沈酣寢饋其中。真知而篤好之者。未見其能有得也。則亦不得易視之矣。以

上所言。乃鄙人於學詩所得心者。謹宣布其大概。與諸子共習之。若尙苦不得其門徑。則有逐日所演講者在。

今之少年。有才氣者恒曰。作詩貴自寫其懷抱。自見其性情。何必效法古人。甘爲古人之奴隸。且使我所作。即與杜工部無異。是亦多一杜工部而已。我之性情不見。則真我已失。何用此假面具爲乎。嗚呼。此不悅學者之讒言也。以其言近理。頗足惑人。故不得不一辨之。夫無論何等學問。非苦心力學。必不能成。非獨詩文如是。即詩文亦莫不然。不依倣前人之規矩準繩。萬無能有成就之理。學者學其法度也。非學其語言笑貌也。即以語言笑貌論。初學者勢不能無所摸擬。及其既成。則自然解脫變化。而自己之才情性靈見矣。故曰。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此古今不易之理。且令千百人同時學杜。及其成也。則各人之性情才力。而貌意態。種種具在。而無一人酷肖杜氏。而沒郤其本來面目者焉。法度雖取之前人。而自己之本真斷不可掩。此詩文所以能傳載性情。而其道之所以可貴也。諸生但患不能及杜耳。不患成杜。

後而自己之真不出也。苟規模不取法前人。恐其橫決背馳。永無成就之一日。而自己之性靈真乃永世蔽遏不見矣。天下之學問。莫不如是。學也者。效法之謂也。如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則必破壞一切。不講學問而後可。好學嗜古之士。必有不安於其心者矣。

古今詩範

五言古詩第一 漢

桐城吳闓生評選

古詩十九首

古詩以漢魏樂府爲祖。源三百篇楚辭風騷一變而爲五言。言之高者莫過於十九首。乃詩學之淵源而後世不祧之祖也。

十九首不知作者何人考之。舊籍大抵枚乘所作爲多耳。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先揭出宗旨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再點明原委接

道路阻且長會

面安可知。

承上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比夾入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

突逆接

浮雲蔽白日。

再開一句

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沈

著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句末二

開尤妙所謂愈鬆則愈緊愈寬則愈偏也。古人思婦之詞多以比君臣此蓋亦然。

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

先以比興起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

出素手。

此四句賦也連用六疊字句法奇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不得於君

怨悱之詞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先以詠物起興歎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開拓斗酒。

相娛樂。聊厚不爲薄。用意深。厚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又矯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上文游戲宛洛本設想之辭並未真到其地而此下便接賦洛中情景皆意中幻想之詞非書目見故實地皆虛有無限烟雲之妙

長衢羅夾巷王侯

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極寫其盛以反

形已之窮蹙也

自掛遺

極宴娛心意蹙蹙何所迫

反言以詭妙

之至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突起無端

彈箏聳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此乃下六句之筆也意重下文不肯輕出故先作蕩漾之筆

以倒攝之逆接瑰瑋人生寄一世奄

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轔軻長苦辛

以詭譎之辭致其寃憤此即所謂令德之

高言含意未申而齊心同願者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二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天矯倒點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千古名言方植之云溢出本意此昔人所謂筆墨流珠處也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此作以自寓其哀怨也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來去無端從離騷化出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玉衡柄也斗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玄鳥燕也逝安適。玄鳥燕也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輅。二句逆入箕斗皆虛有其名耳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此怨友之良亮同字

作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

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一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蕙蘭爲喻特起波瀾委宛曲至言君亮有盛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不改之節也賤妾亦何爲

多慮乎文心雕龍曰孤竹一篇傅毅之辭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末句循例放開爲別進一解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寄興無端令人腸斷淡逸微妙獨得精微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雄邁蒼涼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一盛衰各有時接挺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再挺奄忽隨物化榮名

以爲寶

疎一句收回此與驅車上東門去者日已三首氣勢最盛十九首中之傑出者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蟋蟀百篇中詩也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反言見意所謂以曠爲憤也此句開下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凌空提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以取曲勢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後半所謂蕩滌放情志也劉海峯分爲二提壽無金石固萬歲

篇則意味索然矣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提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再提壽無金石固萬歲

更相送。三提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四提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五提被服紝與素。

度。服。食。求。神。仙。提。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提。五。

提五  
被服紝與素。

氣驅邁而下而筆勢乃千迴百折而出之乃氣勢文一定作法方云豪宕驅邁又云此及下二詩皆尙氣勢者

定

氣驅邁而下而筆勢乃千迴百折而出之乃氣勢文一定作法方云豪宕驅邁又云此及下二詩皆尙氣勢者

定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莽雄直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畧同氣格與上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嶠方  
飛云  
動崕

凜凜歲云暮。蝶帖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遠。獨宿  
累長夜。夢想見容輝。同袍遠我而夢想不忘厚之至也良人惟古歡。惟思也枉駕惠前綏。枉駕惠降于車之前綏故不處重圍也。又曰既不須臾又不處重圍也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圍。亮無晨風翼。誠亮無晨風翼風烏名焉能。以上皆同字晨陵風飛。夢境也睠睠以適意。得此佳夢故睠睠自適引領遙相睇。徒倚後語四句醒。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慘。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景言不好。

後四  
語句

常也憑空託興以起下文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二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深至體切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超妙無匹橫空而來歡被再接上文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思以喻絲也謂以絲連之而復結其四旁之緣也此開六朝人隱語之習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即物即人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橫插入一篇主意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

上山採蘿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古詩中此等橫插之筆最為超逸後人無從追步轉筆超集而詞旨深遠言小人雖來則君子不能復留也手爪不相如與織縫織素語意相連而此二句橫接其中故為奇妙新人工織縫故人工織素織縫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縫將比素新人不如故言短長之數考察而後知之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向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閒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此後世詠物詩之祖末二句議論別有懷抱

### 古詩三首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羈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  
不相投言不蒙采用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此言既不見用尚望因緣他去耳文義明白而方植之乃

妄說之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一路接寫淒涼之景蒼莽淋漓從東詩得來爲杜公三吏三別所本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生非其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極寫遠征乍歸之苦乃見天下擾攘兵革不休之害此因小見大也懲到處後人無從彷彿獨有杜公似之耳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用詩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馨香易銷歇繁華易枯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此情韻詩之王者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予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閒不盡慨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收處放活最好

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有神無迹千古絕調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蘇武詩

四首錄一其第二首何況雙飛龍羽翼當乖又云念子不得歸似是與李陵詩但或他人擬作未必自爲也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刻至二語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此當是別妻之作收句亘絕古今杜公屢摹仿之

李陵與蘇武詩

良時不再至。劈空喝起。

精神百倍離別在須臾。第二句跳躍而接一絲不絕。

首句逆起次句逆接屏營衢路側執手野。

踟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

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四句將其生平不得已委

心抑鬱難言非借景無由抒發也。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於斯爲極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外能將太史公報任安書無窮感憤衝天動地之洪濤歛之于咫尺之言

內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

滿腔冤憤鬱然如見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凌戀感愴蓋決知無再見之期而勉力

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每字每句皆千迴萬轉紬繹而出之鈍悶人不能窺其翻忽凡裝頭蓋面語一字不要所謂剝肩見髓也。

### 班婕妤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深曲警湛

### 孔融雜詩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起勢雄肆壯闊杜公排律皆摹此種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奇警無匹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光陰萬丈吐屬雄桀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愼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尙不希。夷吾何足慕。雄奇壯偉足見

諸葛亮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湯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彊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述折倒落有千鈞之

力 曹公爲相多戮忠良  
孔明作此譏之意極詭雋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原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字已攝起全篇之勢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

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  
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  
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伏後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  
邪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  
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  
莫留府吏長跪告伏維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  
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  
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日報府報古不久  
當歸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  
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息伶俜辛苦謂言無罪過供  
養卒大恩挑反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開拓出情景奇思異采宛轉編爛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

物亦鄙。轉百折處，宛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頓挫處

宛

足

迎

後

人

留

待

作

遺

施

於

今

無

會

因

時

時

爲

安

慰

久

久

莫

相

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祫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璚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媿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郤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插入一小姑一段  
與上言繡腰襦

皆是事外曲致文情旁溢之處，在古文中此境最高。左邱明史公最工此等，後人所不能及。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

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

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

君區區懷。君旣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逆折蒲葦縱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